

陈士珂辑

孔子家语疏证



國學基本叢書選印

孔子家語疏證

陳士珂輯

上海書店

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一九四〇年版复印

孔子家语疏证

陳士珂輯

上海書店影印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經書室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 1/4

1987年1月第一版 198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6000

J 188.1 定价2.10元

孔子家語疏證序

乾隆癸丑冬，家琢軒先生以事過蘄州，因訪余于久長山館。適案頭有孔子家語一編，因舉以問先生曰：是書也？子朱子于四書章句集註，嘗屢引之，而顏監注漢書藝文志，則以爲非今所有家語，或者以爲王肅增加，近之宗漢學者，遂置不道，其果然乎？先生曰：子之意殆與子同。夫事必兩證，而後是非明。小顏既未見安國舊本，即安知今本之非是乎？且子觀周末漢初諸子，其稱述孔子之言，類多彼此互見，損益成文，甚至有問答之詞，主名各別，如南華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惡，時時有之。然其書竝行，至于今不廢，何獨于是編而疑之也？予嘗據本書爲綱，而互見于他書者，仍用大字書之，以附其後，與所輯韓詩外傳體例相同，名之曰疏證，將使學者參考而諦觀之。他日吾子覽焉，當有實獲我心之歎。余聞之，欣然累日，而終以未見是書爲憾也。已而先生歸道山，哲嗣金門，就官南楚，相晤于鄂城，以兄事余，命其二子沆、澐，師余爲老馬，未幾，二子聯翩官京師，會以假歸，而今歲之春，金門子長沙官署，一日檢舊篋，得二書稿本，亟命二子攜以來鄂，取其書示余，而屬爲之序，以次版行焉。予既讀是書，追憶山館中先生之所以告我者，其體要已詳哉言之矣。爰備述前語而著于篇。嘉慶二十有三年戊寅春三月族人詩撰。

孔子家語疏證目錄

蘄水陳士珂輯

卷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辨政

卷四 六本 辨物 哀公問政

卷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六 五帝 執轡 本命 論禮

卷七 觀鄉射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卷八 冠頌解 廟制解 辨樂 問玉 風節解

卷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十 曲禮子貢問 曲禮子貢問 曲禮公西赤問

計四十四篇

孔子家語疏證 目錄

孔子家語疏證卷一

清 靳水陳士珂輯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禮記檀弓上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史記孔子世家

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春秋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

夫。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乃小司空。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三禮義宗

定公元年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春秋傳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僭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燹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于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旣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杜注：相會儀也。

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

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人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僭義，于人爲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春秋傳

類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遽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于類谷之會見之矣。春秋穀梁傳

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士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旂旄羽拔，矛戟劍櫜，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好會，夷狄之樂何爲于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

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發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索隱：左傳、鄆、汶陽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以謝過。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不得意于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墮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杜注：三都、費、郈、成也。

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

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春秋傳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春秋公羊傳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尙忠信女尙貞順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賣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荀子儒教篇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民之鬻牛馬者善豫賣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賣布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新序雜事一

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賣布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罔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新序雜事五

孔子始用于魯魯人驚誦之曰靡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靡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

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麇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麇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孔叢子陳士義篇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太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說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榮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荀子有坐竊。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彊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趾。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說苑指武篇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愼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旣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

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子。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慢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旣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奢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荀子宥坐篇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儆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

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今其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轉詩外傳三。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說苑政理篇。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握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鄙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貧。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究。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

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爲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稽積資聚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置弋，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不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利用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